

【第十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二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冷熱體事〉

作者：黃胤誠

立夏一過，氣溫驟升，緊接是止不住的漏水問題。

實驗室的冷氣年久，積勞成疾，老早失了調溫功用，噪音挾著漏水淅淅瀝瀝淋淋漓漓，漬水滲在牆上透在心底，浸著潤著彷彿積習，無奈並且難耐，伙同眾人拆開內機，只見時光積塵，一徑向源侵蝕的陳跡填溢，笑是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心緒也好似泥濘的下游時淤時漫。

旱澇並行的日子，大伙揣摩出一疏通法是仰飲那水：使著嘴巴的力氣，將排水管連同冷氣機內淤塞的髒汙吹出來——或吸或吐，嘗得滋味的人總不願多提，日子一久，疏濬的念頭便比老排水管還弛。後來是因實驗機台過熱頻頻故障不得已才找指導教授商量，指導教授同意汰舊，只是換新還待經費著落。而期待無疑使人耐旱，等待汰換的念頭等過了炎夏，等過秋冬，等到眾人淡忘，等到氣溫喚著記憶回升，等到水患又挾著情緒暴漲。

冷氣報廢那天從系館至回收場的路上滿是汙痕，沿途的拖磨、傾軋，時間的腐味，浮浮然如臨溝淘洗的雞腸子，童年的殺雞印象，幼時我詫異那小小肚腹的藏汙納垢，問長輩氣味何來，他們只道溝裡的魚嗜吃糞便。

當時我疑惑溝裡何以有魚，現在的我毫不懷疑冷氣機內的藏汙納垢皆是平常呼息。



新冷氣裝修那天適逢學校畢業典禮，上午 8 點來校，整條大學路攤販滿溢，夾道慶祝的旗幟與鮮花也像氾濫，而我已對氾濫疲軟。大學畢業典禮辦理的時程總是早過真正的畢業考，這排場對研究生並無實質意義，只稱對熱鬧有說不上來的倦怠。

抵達實驗室發現數架鋁梯已搭在門前，冷氣行老闆站在梯上，頭沒在天花板裡。明明是約 9 點的，我懷著複雜情緒上前開門，聽聞我呼聲，老闆忙從鋁梯下來，「同學你來啦不好意思星期六還要你來學校……」

我赧笑著，沒多搭話。我與冷氣老闆算老交情了，這要歸因系館初建冷氣承包商行事草率，六年來系館冷氣不知修過幾回，問題如出一轍，想老闆修得慣常，幾次問他是否願意擔任系館冷氣維修特約，他總擺了擺手轉身蹲回他的工作，迴避姿態如此生硬，某方面我跟老闆可能是同類人：謹慎卻也容易心焦，熱心工作，對人則有點兒彆扭。

冷氣裝修是勞力事，維修內機事小，幾樣零件檢查即知端倪，具危險性是外機，跨梁做工是常有的事。老闆工作總是親為，身旁跟著幾名外勞，像協助也像見習，一種純粹勞力的需求：聽話、實幹、身手矯健——常看他們抽了一根麻繩束在腰上，便手腳利索地爬出窗外。

攬著天光與地氣，我常想那乾黑枯瘦的身形想必是曬出來的，或者，是陽光把他們曬成了同一種人，這認知十分粗糙，一如他們被賦予的工具性，一如我只通稱他們外勞，沒能認識各人的性格與國籍。

而這些年來外勞面目屢見更迭，不知是這工作危險性太高抑或老闆使喚的音量太難忍受，烈日挾著酸雨，羞辱斥責有之。老闆求好的性格使他標準極高且吝於下放，行且多勞，也造就了他的多疑敏感，旁觀老闆的行事作風我只感到分工之累，不完全交付的信任總像監督，總也生著氣焰。

然而熱浪一退，老闆態度又是那麼和氣平緩。

難耐的溫差，僱傭與要求，專業與金錢的梯度關係。

而這看季節臉色的工作是那麼理所當然地隨溫度興旺，冷縮熱脹的工作量與經營處境。想他們鎮日與冷氣機為伍，冷氣帶來的靜涼感對他們而言是那麼稀罕，甚至只代表完工的意義。

看他們焊管牽線忙進忙出，我只旱渴地杵在一旁掛念未完的論文，一個字兩個字地泌著汗，體膚的薄沁感，老闆工作只著一條棉衫，反覆搓洗乃至破損、沉濁，透汗的絲質可見。這歲月洗曬的白薄棉衫，爸也穿著的，高中前我同樣穿這內裡，是大學住宿後自覺獨異才替換，淘汰的舊衫充當抹布，意外地實用。此等體膚衣物是小處，只是這小處總也平實標誌了什麼，教人隱隱歸類其異同。

想起上回修完冷氣，館舍技工發現儲藏室的榔頭與螺絲起子缺了幾隻，埋怨大概是冷氣老闆順手錯拿回去，冷嘲熱諷一陣，嘴上說罷了，表情卻是鄙夷。

那席話也沁著我，畢竟是我介紹冷氣老闆給技工認識。

感溫生活，孰高孰低，物理說法是各人受熱後的膨脹係數不同，如何緊密的生活隨溫度消長，時間一久，相逢處總也生了隙罅，緊接是止不住的漏水問題。

後來我在隔壁實驗桌上發現零散的工具，向技工解釋是同學們疏忽忘記歸位，技工聞言，似又不以為意。

一道壁癌滋殖的牆。此後我與技工相處也生了隔閡，即使別人眼中的他是那麼安分負責，一如冷氣老闆做事認真，對待員工的態度卻是那麼嚴苛。

不同以往陣仗，老闆此次帶的人手極少：兩個新面孔外勞以及一名少年。少年十來歲年紀，膚色白皙，簡單恤衫黑框眼鏡，不做粗工打扮也不似學徒氣質，但看他使工具的模樣知他底子厚，惟舉措尚存一分恣意，也許正是如此，老闆將他拴得緊，岸濤般催來喚去，少年聞浪只是靜，心緒彷彿退到了海天遼遠的邊上，情態如風，細波如鱗。

我懷著親近的心情想同他說上幾句，但少年察覺我靠近，瞟我一眼，即漂走了。這溫差也像隔閡。但想抵達實驗室後我的一舉一動他皆盡覷，或我才是被觀察的人。不知如何是好我只站在原地，勉強擠了笑問要不要幫忙，少年才終於正眼看我。

「你是博士生吧？」他漫不經心地問。

我點了點頭，突來地喉頭乾澀。關於這問句背後的可能看待我已太過清楚，可能還是有些失望。

似是察覺了什麼，他背過身。

「你們為什麼在實驗室養魚？」

一晌無話，我看向實驗室迎門處那缸從我入學就在的懨懨的魚，千頭萬緒浮沉無依，只囁嚅答了：「門面吧。美觀，招財。」語畢才覺表淺茫然無以澄清，我才好像有點理解那些魚，理解觀賞養殖一如那些庸常問句：讀博士喔幾年級幾時畢業以後怎麼打算……虛懸，實在，難遣的漏水問題，想起去年暑假回家衣服還沒換下即被爸喚去幫忙油漆頂樓。

那時爸也問什麼時候能畢業呢？想想又過了一年。

無分晴雨室內室外的漏水問題似成了常態。家屋老舊，逢雨就漏，頂樓漆漆補補地一塊白一塊綠，怎麼也遮不住底層的水泥灰。去年新上的防水漆是希臘白，確實是一提及希臘就能聯想的那種白，可惜背景不是蔚藍的海，洗塵即花去我們整個上午，而後復上底漆，反覆堆疊至漆從透明漸生潤澤，油漆工作持續了數天，曬傷的皮膚則像防水漆一層層褪到了換季。

為了管線牽連方便，新冷氣內機就安裝在實驗室進門處、魚缸的上方。少年提醒我：冷氣這般直吹魚缸魚會死的。我愣了愣，只漠然想魚缸有保溫棒，那些魚能在自我的空間活得很好——牠們向來是吃自己糞便長大的——完全地自足，我忽然有點羨慕。

牠們能否嗅覺自己呢。觀賞養殖及其將被取代的位置。

新駐的冷氣機。

甫報廢的冷氣外機原本安裝於系館頂樓，只是連年陽光曝曬，裸露的管線已成隱憂。獲悉新冷氣外機又將放在同樣位置，遂起意與老闆討論移裝他處的可能性。然而口頭的調度總是容易，考量水電牽連與日照方位，空間利用的剩餘價值，只感疏漏之隙猝不及防，安身之隙周折難覓。

難辨是空間或心理上的，談論位置總也伴隨了自知與索求。關於新的進駐，我不禁暗忖這門面內外的適溫與安排有多少私心。討論許久，末了我們決定將冷氣外機以支架固定在四、五樓交界的磚牆，那是方圓十尺內唯一實心並且背陽的牆面——實心並且背陽，乍聽真像某種堅定意志，即使明白實際上只是夾縫與妥協。而如何將冷氣外機垂放至那交界處尤其棘手：四、五樓交界處並無立足之地，當冷氣外機從頂樓垂降下來時，需要一個人吊在五樓外牆接應。

五人左右環視，靜默。許久，少年率先出聲。

老闆聽了，二話不說解了腰上麻繩拋向少年。

我詫異少年的自發，更詫異老闆的平靜，詫異事必親為的老闆怎會把工作拋了出去，我以為他腰上的繩索從不會卸下。

沉默在少年腰上打了一個又一個繁複的結，難抑的懸心感，當少年從五樓窗臺跨出去，我的後悔縛得更緊了。將冷氣移位是我的提議。心似針炙的沙灘，明明不懸吊在外我仍感立足艱難，只一併抽了麻繩跟在外勞身後，以同樣繁複的綑綁方式吊起待置的冷氣外機。如果外施之力終要反饋己身，如果與人齊力能夠平抑我的忐忑。

頂著烈日，冷氣機在老闆指令聲中從頂樓緩緩垂降，想像那重量繫於腰際，懸於高處的拉扯感，我看見少年張開了雙臂，準備擔負的姿態是那麼坦然包容。彷彿佇足海天遼遠的邊上，他晃著、蕩著，屏息如浮舟，起落在繫放間，麻繩勒得我掌心辣疼，也想出一分力的念頭，當我真正緊握，只顯得稚拙而薄弱。

那承擔並非出於表現，亦不同我總想填償什麼的心理。

縛以同樣的方式起手，一口氣緊緊揪著，溺水般地沉重，意志的沙攥在手裡、心底，積聚而細瑣。在老闆的指令聲中，少年穩穩接住冷氣機了，載物的舟條沉，繼湧而上的熱難辨是淚或汗，深深的窒息感，正當力拔的情勢，我才發覺炙掌的疼痛已使我力竭，恐懼與無助緩緩從我麻痺的手指漫了上來……霎時間老闆構著窗整個人前傾了出去，奮力伸長了雙手，緊緊抱住少年的腰。

夏日的風那麼懾人。

似是察覺我的心思，也那麼像是解釋，後來老闆抹著大汗說：「想說星期六不用去學校，就叫他來幫忙啦。」眼神流露難得的溫煦。



中午問他們四個便當好嗎，老闆只客氣道老闆娘會送來，已經在路上。

午後他們將拆封的紙箱攤平，隨意在走廊席地，靠著牆平靜閉目。請他們進研究室稍息，他們只稱自己渾身汗垢，怕髒了室內桌椅，執意不肯進來。

完工已然近晚，遍地清掃過的痕跡，老闆將遙控器與保證書交給我便匆匆離去。再進入實驗室，索然的涼意，索然的魚依然安於牠們的恆溫，彷彿變動不曾來過。我刻意調低了溫度。隨著扇葉擺動，新機獨有的塑膠味混著空間殘餘的汗酸，長久積鬱全隨新設的排水管線緩緩嘔了出來——旱渴時也曾想過將排水管直接引入魚缸——排水與源流，時間的腐味，身畔的魚依然無知優游，理解其奢侈，想起那個少年，不知道今年夏天頂樓的漆還要不要補強，我起意打了通電話回家。